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丛书◆
markisi zhunyi zhexue Xingtai Yanbianshi Congshu

俄苏马克思主义 哲学形态研究

E su markisi zhunyi zhexue Xingtai Yanjiu

何建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丛书◆

maixism zhuxi zhexue xingtai yanbianshi congshu

俄苏马克思主义 哲学形态研究

何建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何建华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丛书/侯才, 毛卫平
主编)

ISBN 978 - 7 - 207 - 09612 - 8

I. ①俄… II. ①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
形态学—研究—俄罗斯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形态学—
研究—苏联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5162 号

责任编辑:陈 恳 安晓峰 李文方

装帧设计:墨彩艺铭平面工作室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

E Su Makesi Zhuyi Zhexue Xingtai Yanjiu

何建华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2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612 - 8
定 价 58. 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 dbw. 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开创

——普列汉诺夫的体系构想

第一章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开创者	(3)
第一节 19世纪的俄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	(3)
第二节 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思想历程	(13)
第三节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理论风格	(20)
第二章 现代唯物主义正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2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26)
第二节 存在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30)
第三节 “一总多分”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34)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动因与核心范畴	(62)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动因	(62)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67)
第三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74)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命题	(94)
第一节 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94)
第二节 地理环境通过制约生产力状况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104)
第三节 社会结构是“五项式”的有机统一	(113)
第四节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特殊的发展规律	(123)

第五节 个人对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历史作用 (129)

第二编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隆盛

——列宁的体系构思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唯物主义 (14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14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14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 (154)

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中的唯物主义 (163)

 第一节 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163)

 第二节 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 (172)

 第三节 经典的研读与经济生活的哲学分析 (177)

 第四节 历史辩证法的运用与阐发 (180)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186)

 第一节 认识论研究的背景与过程 (186)

 第二节 其他体系构想的研读 (192)

 第三节 “一体两分”的体系构思 (205)

 第四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形态 (214)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科学 (237)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动因 (237)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定位 (241)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体系探索 (247)

 第四节 认识辩证法的系统分析 (269)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战斗唯物主义 (283)

 第一节 战斗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 (284)

 第二节 战斗唯物主义是革命的哲学 (290)

 第三节 战斗唯物主义是建设的哲学 (300)

第三编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确立与终结

第一章 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探索 (31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和建设的代数学	(31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平衡论	(325)
第三节 对平衡论的批判及其对哲学形态构建的影响	(334)
第二章 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思	(34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要有自己的哲学形态	(34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48)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	(358)
第三章 斯大林体系的建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探索的终结	(369)
第一节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	(370)
第二节 斯大林体系与其他体系构想的比较	(376)
第三节 斯大林体系的得失与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 终结	(386)
结束语	(394)
编后记	(399)

第一编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开创

——普列汉诺夫的体系构想

19世纪，俄罗斯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普列汉诺夫、列宁……一个个标志性的人物，组成了思想大师的方阵。他们的思想或者宽博、浩渺，或者深邃、辽远，或者尖锐、明快，或者灵动、活泼，为保守、沉闷、凝滞的俄罗斯大地激发了活力、注入了灵魂。

在巍然屹立的大师行列中，普列汉诺夫自成风景。他上承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前辈，下启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濡染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之中，脱胎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又开俄国马克思主义之先河。在思想大师中，他是卓越的革命家；在革命家中，他又以哲学家的骄姿傲然横空。他自如地纵横于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美学、哲学史等领域，豪放地驰骋在理论和实践斗争的广阔天空。一辈子的苦心孤诣，使他端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巅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由他肇始、因他而盛。

同他的许多思想先辈们一样，普列汉诺夫也常常是一个精神的独行客。在一段时间内，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具备了所谓的“创派规模”。他的大量著作，虽然驳而不纯，甚至不乏淆乱粗糙之处，但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本清源，彰显了淋漓的元气；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赓续有继，具有丰厚的底气；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植俄国，承接了充沛的地气。经他不懈努力，马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

Eru. Makuisi Zhixue Zhexue Xingtai Yanjiu

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生根开花、郁郁葱葱，蔚为一民族之文化，并与现实政治斗争交相辉映，上演了一幕幕别开生面、震古烁今的人间活剧。

历史的人，当以历史的视野、历史的眼光审视，既无须全面讴歌，更不能横加指责。置其于历史现场，观其建树，察其功用，思其所失，这样的审视才更为允当与客观。有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有，它是什么？俄国何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需要，又当如何传播、运用和发展？四个问题，构成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现场，因此而生的反思、探索和实践，逐渐铺展开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形态，而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的丰碑，也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时空之中。

第一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形成
第二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实践
第三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与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开创者

19世纪90年代后,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开始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兴起。与土生土长的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不同,这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源于西方。特别是,这种新的哲学形态即使在其发源地,即德、法、英等国,也被统治者视为“异端”,却被广大工人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那么,在大多数民众是文盲、工业不发达、工人人数稀少的俄国,这种新哲学又何以能征服越来越多的俄国民众?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必须要用俄国国情与它的理论品质的契合度来解释。但是,这种契合又须臾离不开人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这位被许多后继者尊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思想家,紧贴俄国大地,紧随时代发展,紧扣群众要求,围绕马克思哲学有没有、是什么、能否用、如何用等问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终于使这一新哲学蔚为俄罗斯民族之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开创者。

第一节 19世纪的俄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

1894年的一个夏日,普列汉诺夫来到恩格斯在伦敦的寓所。主人不在家,于是他留下一纸便笺,上面写着:“我认为,我毕生的任务就是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①

此时的普列汉诺夫,年方38岁,距离他从民粹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已经

^① 参见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M]。三联书店,1980,155。

过去 12 年。在这 12 年中,以他为核心的“劳动解放社”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撰写了众多阐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论著。所以便笺上的这句话,既是他对以往岁月的总结之论,当然也是他的立志之言。经他之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自由主义等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那么,一种源于西方且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基础的新哲学,何以能够在经济、文化、政治落后的俄国得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是同 19 世纪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关于这一时期,列宁在《纪念赫尔岑》(1912 年)一文中,曾根据革命主导力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贵族地主、平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根据这一线索,可以将 19 世纪俄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十二月党人”的政变和“四十年代人”的觉醒

18 世纪前叶,彼得大帝凭借其政治强力和人格魅力撬动了以面向西方、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改革进程。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引进,工业化的起航,行政体制的改革到服饰等日常习俗的变迁,俄国由此开始像一条装上新帆的破旧老船,在惊涛骇浪中摇摇晃晃地开始了新的旅程。在这之前,俄国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家,整个俄国处在沙皇和东正教的严密钳制之下。在这之后,虽然时有反复,但欧化之风始终没有停息,强国之梦无时不在敲响。由改革而生发的欧化和斯拉夫化、社会活力与政治极权、上层阶级与一般民众的矛盾,以及所有因强迫改革必定引起的种种适应困境,时刻拨动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的心弦,激活了他们的哲学之思。当时代进入 19 世纪之后,俄国快速进入了一个思想激荡、大师辈出的岁月。

一边是政治高压、思想钳制,一边是大师辈出、思潮迭现,这就是 19 世纪的俄国,一个充斥着各种矛盾的世界。历代沙皇的改革,皆以急功近利为原则,以强兵兴战、开疆拓土为途径,以成就霸业为目的。在这过程中,沙皇高度集权的

权力结构不能触碰,遍布俄国农村的农奴式的依附性共同体即俄国村社不能更改^①,东正教的信仰权威不得质疑。于是,改革的结果是成全了国家、奴化了民众,俄国成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民众不堪其苦,于是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在东正教的训导下,农民从此逐渐认命。隐忍、退让、装傻、顺受,以不变应万变,成为民众的不二之选。但是,欧化之风毕竟从未消退,早在18世纪,就有许多俄国年轻知识分子赴德国上学,特别是哥廷根大学。法国大革命后,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俄国政府更愿意让年轻人去德国上大学。于是,在赴德国求学和访学的行列中,就出现了赫尔岑、屠格涅夫、斯坦科维奇、巴枯宁等人的身影,而歌德、谢林、黑格尔等思想家、哲学家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老师。19世纪,巴黎更是成了俄国左派知识分子和流亡者的精神麦加,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蒲鲁东和马克思等人为他们准备了独特、丰盛的精神食粮。

对于19世纪的俄国而言,1825年12月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批拿破仑战争期间随俄军攻入欧洲的年轻贵族军官,有感于西欧尤其是巴黎的文明繁华与俄国的政治极权、社会不公、人民困厄、精神愚昧的鲜明对比,在强烈的使命意识驱使下,继农民起义之后,再启体制外革命之路。他们发动政变、推翻沙皇、行立宪体制,被誉为“十二月党人”。但政变为大多数民众所不解,成为极少数人的孤独之举。旋起旋灭,这是他们的必然命运。但此举影响深远,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受其鼓舞而相继踏上启蒙与革命的道路。在十二月党人中,恰达耶夫是一个影响至深且远的代表性人物。1836年,他发表《哲学书简》,痛斥农奴制,推崇真理,认为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他告诉世人,哪里有真理,哪里才有祖国!正如赫尔岑所说,这如同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

为十二月党人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的壮烈言行所鼓舞,以赫尔岑为代表,包括别林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人,面向西方,心朝

^① 在农奴制时代,俄国主要实行的是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沙皇把若干公社划给某人做领地,公社成员作为农奴受其束缚供其役使,但这只是一种统治—服从关系而不是产权关系。

俄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思想启蒙、道德救赎、革故鼎新之路，他们被称为“四十年代人”。这一代人生活的时期，正是黑格尔哲学在俄国大行其道之时，别林斯基等人深受影响，试图将之改造成改变俄国现实的思想武器。出身贵胄之家的赫尔岑等人亦因身处相对宽松的莫斯科大学的环境而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最终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中确立推翻专制、救民于水火的终身使命。然而，在启蒙、救赎、改革之路上，这一代人无可逃避地陷入了思想和实践的双重矛盾境地。

在思想上，面向西方，使“四十年代人”发自内心地推崇西欧的多元、自由、民主；心朝俄国，“四十年代人”又深感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俄国需要一种绝对价值、至高理想。于是，他们同时罹患上了被以赛亚·伯林称为的“历史幽闭恐怖症”和“广场恐怖症”^①。前者促使他们走向了怀疑绝对价值、倡导多元主义的思想进路，反对抽象的绝对观念对个人的暴虐，认为人类走向自由之路在于破除陈旧教条、荡涤落后传统，不能强求活生生的个人为抽象的理想而献身；而后者又驱使他们致力于追求绝对真理，倡导一元主义。他们深受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影响，企求达致一个能抵制破坏、抵抗诱惑的终极理想。极端如别林斯基，甚至提出要以沙皇专制为宇宙和谐之表征，让世人所敬仰。简言之，正如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所言：这一代人既想体悟、领略现实之复杂多样，反对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的僭越；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欲将大千世界化归于一个单一层次。^② 这种内在的思想矛盾和情感冲突，表明他们在理论上无力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

在实践中，面向西方，“四十年代人”为西欧的进步之路所惊叹、欣喜，认为西欧的历史就是一条通过不断革新走向自由、民主、文明的道路，这是一条为俄国所必循的进步之路。他们之中一些持激进立场的人甚至认为，为了实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世界精神”，俄国需要经过革命。但是，席卷欧洲的1848年

^① 参见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这是《自由四论》的扩充本，他认为，因“历史幽闭恐怖症”，而产生多元论识见；因“广场恐怖症”，而渴求一元的决定论。

^② 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该书以刺猬和狐狸形容19世纪俄国的两类知识分子，具体剖析了托尔斯泰、赫尔岑、别林斯基、巴枯宁、屠格涅夫等人的思想实质。上述所指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是《俄国思想家》的一条叙述主线。

革命的失败,特别是作为君主专制政体的俄国在这一革命风潮中屹立难撼,令他们铭心刻骨。于是,心朝俄国的一些“四十年代人”转而诉诸俄国农民的隐忍、知识分子的道德救赎和农村公社的复兴。其中持保守立场的人认为,俄国的现实决定了俄国的进步应该走改良之路,而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则开始怀疑乃至否定“世界精神”等终极目标的存在。在他们看来,既然欧洲革命已经失败,西方之路已经不能保证俄国通向自由。那么,俄国就应该寻找一条特殊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经过农村公社发展到社会主义,俄国应该能够不经过西方工业化的悲惨后果而建设一个比较自由和公正的国家。西化和本土化、资本主义和农村公社的矛盾冲突问题,第一次以非常显著的形式提了出来,成为影响日后俄罗斯走向的重大问题。

实际上,在“四十年代人”身上,已经蕴含了其后在思想和社会领域中愈益凸现的多重矛盾关系。自由主义、斯拉夫主义、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等相互对立的各种思潮,社会变革、社会改良、道德救赎等各种措施,都能在这一代人身上发现端倪。他们的思想,因多样化的内在矛盾冲突而变得丰富,因尖锐的问题意识而趋于深刻,也因为杂而不纯、繁而不简、华而不实而很快被后人丢之脑后。

二、“六十年代人”的暴力抗争与穷途末路

继“四十年代人”而起的是所谓的“六十年代人”,他们作为更加激进的一代登上了俄罗斯的思想舞台。

1855年,与英、法、土三国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举国震惊。在这期间,恰达耶夫这位因《哲学书简》被沙皇关进疯人院的十二月党人,写下了讨伐沙皇专制政治的战斗檄文:俄国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屈服于单单一个人的意志、喜怒好恶、奇想怪念之下。俄国的走向与人类社会一切法则相反,以奴役自己、奴役所有邻近民族为唯一能事。职是之故,强迫她改弦更张、另取新路,不但对其他民族有益,对她本身也是一福。恰达耶夫的言论,吹响了用政治强力乃至恐怖暴力彻底改造俄国的进军号,开了无政府主义、革命民粹主义之先河。即使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解放农奴法以及行政、

法律和兵役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法案,也已无法阻遏暴力的火焰在俄罗斯大地的持续燃烧。特别是,在这过程中,专制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农民的赤贫依然如故,甚至反有恶化之势,从而加速点燃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愤怒之火。

随着改革之梦的破灭,一批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积极倡导革命,这标志着俄国思想界的重大转折。革命开始取代改良,道德救赎逐渐让位于暴力抗争,其中开风气之先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明确提出:“美是生活”,科学与艺术是开始研究生活的人的手册。艺术之使命就是:“当现实不在眼前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并且给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①他坚决反对沙皇封建专制主义和农奴制,认为沙皇的“农奴改革”是掠夺农民的“丑事”,号召农民群众“拿起斧头”,用革命手段夺取土地。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倡导的革命民主主义深刻地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精神面貌,成为俄国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的先驱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在他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由启蒙教师变成了革命斗士。为了革命,知识阶层开始走向民间,到农民中去,宣传西方的先进思想,鼓动农民起来抗租抗税。从柴可夫斯基团到“土地与自由社”,再到民意党,均可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影子。

与此同时,因改革无望、报国无门而生绝望之心的一批人,开始鼓吹“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的无政府主义,其主要代表就是巴枯宁。他们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认为“国家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和地位来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宣称要“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比巴枯宁更极端的是涅恰耶夫,他强调以恐怖行动对抗恐怖统治,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这里,暴力颠覆取代了文化创新,虚无主义代替了改良主义,而巴枯宁则取代赫尔岑成了俄国青年的精神导师。这些人以“新人”自居,奉行强者哲学,倡导让强者自由踩过人类这整个蚁丘。在他们这里,革命加速演变为暴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C]。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42~146。

力、恐怖、密谋、暗杀。为实现革命，一己牺牲当属自然，即使因此生灵涂炭，也在所不惜。只有暴力，才能证明我的纯粹之热情、高贵之人格。于是，革命本身，成为革命之目的。特别是，伴随着“走入民间”的民粹主义运动的逐渐式微，破除专制、解放人民的理想在“六十年代人”那里已开始凋谢。

对于“六十年代人”而言，他们鄙视“四十年代人”无造势之力、经纶之能、权变之术，故欲取而代之。但是，在他们高唱入云的理想、革命的口号下，却难以掩饰他们与俄国大多数民众的疏离之状。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一些深入民间、欲求发动农民的知识分子，却被农民扭送至当地政府机关。就其思想本质而言，这一代人无可逃避地陷入了巴枯宁式的矛盾困境：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以要求他人完全附从自己的独断教条而告终。特别是，当革命成为革命之主要乃至唯一目的后，社会就合乎逻辑地开始了暴力恐怖的狂飙突进，而个体则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及至最后，这一代人也就走向了穷途末路。

三、无产阶级的壮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

“六十年代人”的没落，不仅是因为走向民间运动的式微和恐怖之路的日趋狭窄，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面临的理论之困。一方面，他们无力解决前辈们遗留的农村公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承认资本主义为必经阶段还是追求从传统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为此纠结却不得其解；另一方面，他们以人民代表自居，倡导“人民专制”，排斥和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认为在“人民专制”下，只有人民及其代表他们的革命党才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由此却引发了“人民专制”与政治自由的内在紧张。

为了回答“四十年代人”提出的课题，摆脱“六十年代人”的困境，解决俄国“怎么办？”的问题，一些知识分子从革命民粹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开始在西方寻找新的思想武器。通过艰辛地探索，他们找到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在人类思想史中，俄国知识分子发现、接受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和文化事件。那么，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取代传统的斯拉夫主义、本土的民粹主义、舶来的自由主义等思潮，成为许多俄国知识

分子的自觉选择呢？

应该承认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俄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还仅仅是源自西欧的一种思想流派而已，许多人对其所知甚少。人们在介绍、理解和运用这一学说时，还存在着诸多的曲解、误解和误用。

例如，作为“六十年代人”的中坚，巴枯宁是较早地关注到马克思思想并积极翻译马克思著作的革命家。1869年，经他之手，《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得以问世。但是，译文质量差、印数少且屡遭查禁。特别是，巴枯宁本人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相反，他建立了一种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即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他幻想着不顾国家的经济基础而直接达到立即废除国家这一“惊人的目的”^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同他展开斗争。也正因此，1880年11月5日，在写给佐尔格的一封信的末尾，马克思对旅居瑞士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派别即“土地平分派”（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都是这个派别的成员）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径直把他们称为“旅居瑞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主张“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②。

在遭到曲解的同时，马克思的思想还经常被俄国一些思想家误解、误用，以至于变得面目全非。1872年，由洛帕廷、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出版，这为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便利。在这过程中，以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开始尝试着运用《资本论》的观点和方法对“四十年代人”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登载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文章从民粹派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进行了辩护。但是对《资本论》却做了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C]。人民出版社，1964,3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C]。人民出版社，1972,453。

误的解读,把其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并利用这一错误解读,回答了“四十年代人”所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即俄国是应当通过农村公社还是经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①

俄国到底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走巴枯宁所倡导的密谋、暴动、暗杀等恐怖之路,还是像一个时期赫尔岑所主张的那样,回归传统、避免资本主义的罪恶,通过公社走向社会主义?抑或如许多宗教思想家所坚持的那般,进一步回归东正教、诉诸个体道德?这些疑问,一直困惑着一大批决心为俄国革命而献身的年轻知识分子。关于这一心路历程,普列汉诺夫曾在1909年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中回忆道:“凡是没有同我们一起度过那一段时间的人,都会难以想象,我们是带着怎样热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在这些文献中,占首位的当然是德国伟大理论家们的著作。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了解得越多,我们对我们从前的观点的弱点就认识得越明确,我们自己的革命经验在我们心目中就变得越正确。关于我个人,我可以说,读《共产党宣言》开始了我一生中的新时代……我们的思想在巴枯宁的影响下陷入重重矛盾。马克思的理论好像引路线一样,把我们从矛盾的迷宫中领出来。”^②那么,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如何像“引路线”一样,把普列汉诺夫等人从巴枯宁的矛盾迷宫中引领出来,帮助他们解决了困惑已久的俄国“怎么办”的问题,并征服了俄国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觉悟的工人的呢?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和思考开辟了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新时代。《宣言》以其鲜明的阶级立场、科学的理论观点、严谨的逻辑分析、简洁明快的语言,成为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圣经。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崇尚革命、追求激进的时代,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口号是“不要调和”。沙皇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严酷镇压革命者,进一步导致了革命情绪的高涨以及革命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由于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体、革命的途径等问题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革命民粹主义者日益走入矛盾的迷宫而不能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2009,463~467。(下引此书,均只标注卷数和页码。)

^② 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G]。人民出版社,1983,5~6。